

## 捉黄鳝

□余平

前几天和朋友去市中心一家餐馆吃饭,我点了一盘红烧鳝片,这道菜是我记忆中久违的美味。可红烧鳝片真吃起来,只觉得肉质疏松,索然无味。朋友说我以前吃的是野生黄鳝,味道自然鲜美,如今野生黄鳝已经很少见了,餐桌上大多是人工养殖的黄鳝。现在正值夏日,外面骄阳似火,对我来说,儿时夏天的记忆,不是城里的汽水、游泳池,而是乡下瓜田里的稻草人、野外的萤火虫,还有捕捉野生黄鳝的趣事。

我的童年是在乡下度过的。乡村池塘众多,沟壑密布,盛夏季节,父亲常常带着我去捉黄鳝,捉黄鳝前要做一点准备工作。父亲找一根钢针,用钢丝钳把它弯曲成一个鱼钩,然后把鱼钩固定在一根木棍的顶端。我们拎着水桶来到稻田,父亲挖出一条大蚯蚓串在钩上,再用纱线一道道地把蚯蚓缠住,防止钩到时被黄鳝一口吞去。

父亲说黄鳝爱打洞,尤其是在水稻田埂里打洞。它常在洞口吐出一团不散的白沫,只要细心,是很容易在一尺宽的田埂上发现黄鳝洞的。父亲捉黄鳝有两招,第一招是“瓮中捉鳖”,第二招是“引蛇出洞”。

对于田埂的两边都打通了的黄鳝洞,父亲用第一招。他用脚在洞的一头踢上几脚,里面的黄鳝就会从另一头钻出来,父亲眼疾手快,迅速用右手的食指和中指掐住黄鳝的头部,黄鳝乖乖就范,父亲随手把它扔进木桶里。

有的黄鳝洞没有穿通,只有一个洞口,父亲就用“引蛇出洞”这一招。他把串着蚯蚓的钩子慢慢地伸进洞里,如果那条黄鳝嘴巴很馋,就会一口把饵咬住,只需轻轻一提就把黄鳝拉出洞口。也有的黄鳝非常狡猾,当把钩子伸进洞口,它只是在钩子的边沿细细啃吃,不上你的钩,碰到这种黄鳝,父亲就和它来“敌进我退,敌退我进”的策略:把钩饵慢慢伸进去,让黄鳝嘴碰到钩饵,又轻轻地往外退,然后再伸进去再退出,如此多次,终于惹得黄鳝上了火,猛地一口咬住钩饵。父亲顺手一拉,这家伙就成了战利品。

每次我们捉黄鳝都要围着几个田埂打转,到了晚上就能捉满满一桶黄鳝。有时候要是发现田里哪一片水特别浑,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动,这时候跳进田里躬下身一抓,可能捉到一只乌龟,这算是意外的收获。回到家里,父亲会为我做一桌黄鳝菜,包括红烧鳝片、黄焖鳝鱼、青辣椒炒鳝鱼丝、油炸盘鳝等等。

童年时光里,捉黄鳝的夏天是最难忘的,它给我带来了亲近自然的快乐,也带来了收获劳动果实的满足感。去年回了一趟久别多年的家乡,昔日的稻田已经不复存在了,一条高速路贯穿村东和村西,公路两边建起了一栋栋住宅楼和厂房,我这个漂泊多年的游子转来转去,竟然在故乡找不到回家的路了。我知道,当我有幸移居到了城里,经历了风风雨雨,若干年后再回望家乡,蓦然发现,自己的根还在那片藏着黄鳝的稻田里。

看着荷叶越来越密的样子,我心里一阵狂喜,因为那撑破水面的荷叶,已悄然化作一股无形的力量,慢慢引领我走向了云淡风轻的美好境界。

## 情归荷处

□李星涛

是无意中散步遇到的。这片荷叶长在旷野的小河里,面积只有一间屋那么大。荷是新荷,刚发展起来的,并没有形成规模。我刚看到时只有十余朵,八九朵浮在水面,还有两三朵刚钻出水波儿,羞涩地抱着淡绿的卷儿,如同初恋的少女,低眉颌首,于寂静中想着自己的心事。这些野生的荷叶既没有家养的宽大,也没有家养的黑绿,大者如盘,小者如碗,又都欲绿还黄,在阳光下氤氲着透明的淡绿。问过几位生物老师,他们都说,刚萌生的新荷当年是不会开花的。听了这话,妻子有些遗憾,我却暗自惊喜,觉得这片荷应该是专门为我绿着的。因为,我生性喜欢常绿的植物,虽然有些植物开花的时候很美,可一旦翠减红衰,片片付与风时,难免会让人触目伤怀感慨一番。

喜欢趁着夜色,远远地去看那些嫩绿的生灵儿。我这样做,并不代表自己多么浪漫,也不表明自己多么风雅。老实说,我也和好多人一样,心里早已落满了世俗的灰尘。我之所以喜欢这样,纯粹是想隔着夜色去闻一闻荷叶所散发出来的香味。有时,远远地走在小河的下风口,突然闻到了荷叶的清香,顿时觉得像是回到了另一个世界里。那香气淡淡的,若有若无的,如同隔着竹林传过来的小石潭的流水声。“露为风味月为香”,荷叶虽然没有苏东坡所描写的莲房味儿的高雅,但夜风中闻起来却也别具风味。那里面,有雷雨刚过的空气浅浅的腥味,又有刚萌发出的水草薄薄清香,只是太淡淡了,就像是春天空中飘拂着的细细的雨纱,又像是初秋空中捉摸不定的薄雾。屏住气,吸上一口,五脏六腑顿时就像是清泉洗过一般清爽。我在听古筝乐曲时曾品尝过它的波动,在看孙犁的作品时曾感受到过它的诗韵,在欣赏明朝丹青妙手的水墨画时曾领略过它的姿容。我不知道尘世间还有没有比这荷叶的清香更纯正更含蓄的味儿,能让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清爽和美好。

有月光的晚上,我是不去看荷叶的。没有了朦胧夜色的遮掩,荷叶一览无余,不仅缺少了想象的美妙,而且也限制了我诗意的触角的延伸。我宁愿付出所有的心力去获得超越本体后的主观物象,营造出属于自己的意境。我以为,只有这样我才能对得起那片荷叶,才能对得起那一缕缕可以浸透我肉体 and 灵魂的香味。我想,我这个被人间烟火熏染的俗人,修养也许永远也达不到荷叶那种淡定自如的境界,但从见到这片荷叶那天起,我心中就有了那种境界,而且越来越清晰,越来越坚定。我不仅开始坚信这种境界的存在,而且开始坚信:尘世间,凡是纯洁的东西,最终都会像这荷叶一样,悄悄打开岁月的河水,将温柔和善良,慢慢地收进一片清凉中,给人以月的净化,给人以梦的迷离,并用它一如既往的清纯,重新唤醒麻木的我们,洗浴我们落满灰尘的心灵。

半个月过去了,那片荷叶已纵向绿到小河的那一边,横向也扩展出十五六米远。其生长速度之快,让我觉得那荷叶根本就不是在水下面孕育,而是本来就藏在水面下面,只要略一伸头就出来了。看着荷叶越来越密的样子,我心里一阵狂喜,因为那撑破水面的荷叶,已悄然化作一股无形的力量,慢慢引领我走向了云淡风轻的美好境界。

想来,我真正忘不了的倒不是夏影的婆婆样貌,而是它们的那种自然、简单和纯真。

## 夏影婆娑

□彭海玲

打我懂事起,就知道影子的存在。于我而言,记忆中的影子总是充满了趣味的,温暖而美好,亲切而绵长。

早年时,我喜欢跟小伙伴们在野外玩。即便是炎热的午后,也挡不住浓浓的玩兴。每当被暑热蒸腾得不行的时候,我们便躲到某人家的院墙下歇一会儿。要是碰巧院子里有棵大树,其虬枝苍郁又高调地伸展出来,便是最美的事了。我们挤在斑驳的树影下,你笑我闹,十分开心。如果恰有清风吹来,树上的叶子便簌簌地翻动起来,地上的影子也跟着摇来晃去的,像是在跳舞。影子有时在你的脚边移动,有时又爬到他的脸颊上晃动。看着让人心痒,很想伸手去抓那影子,但终究是抓不住的。不过,那种感觉倒是格外新奇好玩。

影,总会让人无限遐想。当一朵朵白云在空中徘徊着,聚了又散,散了又聚,不停地变换着身姿和模样时,你的脑海里也会悠悠地浮现出朦胧的画面来。一会儿像只羊,一会儿又像匹马,或者像个别的什么,到底像什么,任凭你去揣摩和想象。它们散布在旷野上的影子也随之变化着,但很快就很难分清哪个是羊哪个是马了。云影以外,还会看到老鹰低空盘旋时留下的影子。老鹰飞到哪儿,影子就跟随到哪儿。一霎间,老鹰的影子就掠过了田野、河塘和大道,飞到小村庄那边去了。这时候,你若停下匆匆的脚步,或许还会听到农家的犬吠,近一声、远一声,从对面传来。不知是狗儿听见了我们这些孩子说笑的声音?还是老鹰的掠影惊扰了狗儿们?我至今也没弄明白。

长大后,眼中的影子变得更为丰富和多元起来。我有过山里盘桓的经验。月明星稀的晚上,树影随处可见。远处还间杂着一些晕黄的灯影,看着像星星的眼。有时会让人分不清,哪个是天上的星,哪个是人间的灯了。月亮躲在云层后面时,影子就淡一点,模糊一些。当月亮闪出身来,影子倏忽间又变得清晰起来。这一明一暗之间,常会惊动山中的喜鹊。辛弃疾的那句词,“明月别枝惊鹊”早把这意境描绘出来了。月光透过临窗的树枝照进房间里,在地上撒下一片间有枝影的清辉。映在窗棂上的树影,看上去有些凌乱,但乱是它们的,我的心是宁静的。我很享受这恬静和幽闲,觉得很适合放飞自己的思绪。

关于影子的描写,前人之述备矣。近一点的,有朱自清的散文《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》。那散文兼具写景和抒情,堪称经典。先不说朱先生对灯影的描写有多么细腻和生动,光是看这题目就令人陶醉了。远一点的,还有唐朝大诗人李白的《月下独酌》,“花间一壶酒,独酌无相亲。举杯邀明月,对影成三人。……”这大概是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一首以月影为背景的诗篇了。

其实,世上美妙的影子还多着呢,像什么花影、柳影、燕影,还有南方巷弄里的霞光彩影,油纸伞下姑娘们的身影,水畔驻足的女子的背影,是说也说不完的。但不管怎样,我终究忘不了早年记忆中的夏天的影子。想来,我真正忘不了的倒不是夏影的婆婆样貌,而是它们的那种自然、简单和纯真。

